



悠悠古渡

□ 李永明 王丽蓉

因工作与石梯结缘，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要从石梯大桥经过，看到桥下那清澈的汉江水时，如潮的思绪就飞到了昔日石梯古渡的烟尘岁月里，想到了那一段水色无限的往事。

石梯镇位于汉滨区东部，据《兴安州志》载：石梯渡，在州东三十里江滨，石岩连亘，渡处凿为磴如梯。其中，古八景之一“石梯远渡”，为石梯铺过渡处，俨似图画，是连接汉江南北两岸的重要渡江码头。石梯北岸是龙王山，它巍峨挺拔，云雾缭绕，北望终南，南望吉阳，诸山簇簇如画。下行至早阳镇北上，是通往昔日长安之旧子午道。南岸通往汉江边天然的悬崖峭壁上，凿连山石坎数以百计，顺势向下延伸。自石梯奋力攀登至崖顶坪塘后，可见青石凿就的阶梯状小径，由河岸边扶摇直上通向四方，石梯之称由此而来，并延续至今。

石梯渡口，水润万物，两岸青山苍翠，树木葱郁，因百米外江心的“大骨石”和“小骨石”阻挡并分流了上游奔涌而来的急流，方使得水势平坦，清澈见底，水里的鱼儿成群结队，四处游弋觅食。汉江野生鱼早已成为当地的一道美味珍馐。古往今来，常有文人墨客光临石梯并留下诸多墨宝诗咏。唐代诗人许浑曾写下《此行虎头岩酬寄路中丞》：樟亭去已远，乘上虎头岩，滩急水移棹，山回风漫帆。石梯迎雨滑，沙井落潮咸。唐代诗人李习也写下《凌云寺》：古寺临江间碧波，石梯深入白云窠。僧禅寂寂无人迹，满地落花春又过。据专家考证，唐代两位诗人曾经到过石梯古渡，才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文佳作。已故著名作家京夫撰写轰动文坛的《八里情仇》，里面的故事情节就来自于石梯镇八里村。丰厚的文化底蕴，也孕育出《石梯古渡》《汉江春晓》《汉江百米长卷》等系列国画作品地名省内外，石梯古渡和汉江风韵成为省

内外书画家原生态的写生基地。

“石梯远渡”亦有“石梯晚渡”一说。源于“层台如级，夕阳晚照，景色宜人”。水南巴岭樵夫下山放歌，水北秦山牧童归来弄笛。家庭主妇吆喝回屋吃饭，崖上田间地头农人回应。摆渡小船的啾啾呀呀，峡谷回荡的拉纤纤夫们高亢、浑厚、富有力度号子……这些从贫困生存状态中产生的艺术，以及在生命极限的考验中迸发出来的乐章，有动有静，有声有色，有情有景，情景交融，彰显出汉江独特的风韵和富有生活哲理的渡口文化。清人兴安州判石潇《过石梯铺》：“小阁临江岸，悬崖嵌碧空。梯从石上见，云向壁间封。古木苍苍日，扁舟渺渺风。但能粗食足，老此画图中。”好一处林茂、水秀、人寿、年丰的田园牧歌风情！如此美景映入眼帘，注入脑海，让人沉醉万分。

汉江作为连接南北的大动脉，是黄金航道时，石梯这里既是渡口又是一个重要的商旅码头，亦是当地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位于南岸的镇政府因“石梯铺”而得名，当地小地名又有“十六铺”之说，传为明清时期沿着汉江边开有十六家店铺。集镇虽不大，百余户人家，以唐姓为主。码头边上修建有唐家祠堂和戏楼，昔日陆路交通不发达时，汉江航运一派繁荣，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人都会在这里歇脚打尖，在繁忙的航道上随处可见一串串一队队驾船人、拉纤人和摆渡人。汉江沿岸城镇的物资都需要经过汉江外运，汉江流域盛产各类山货和土特产，大量商贾汇聚汉江中上游，将当地的桐油、土酒、药材、生漆、木材、茶叶、木耳、龙须草、粮食等山货和特产运往下游的汉口销往全国。一艘艘大船从汉口将丝绸、布匹、瓷器、食盐、白糖、煤油、火柴等物品沿江江运回来。每逢夜幕降临，码头上灯笼闪烁，人头攒动，极富地方特色的小曲花鼓子、八岔等，让赶船人进入



了甜美的梦想，并把石梯人的诚信、善良、吃苦耐劳，传播到很远的地方。

汉江在石梯境内约30余公里，素有“清江一曲绕村流”的美誉。汉江蜿蜒，江阔水缓，绿树绿萍，鸟语花香；两岸青山，巍峨绵绵，渡口风景如画，怪石嶙峋，美不胜收。渡口码头附近几处神形兼似的奇石，更是为石梯码头增添了几分秀色和生机。江边奇形怪状的石头被当地人取了很形象的名字，“蛤蟆石、莲花石、对窝石、狼嘴石、大骨石、小骨石”，码头边上的急流险滩被叫做“黄寨窝”，船只由此经过经常会遇险。驾船人便集资在码头边上修了个龙王庙，正对“黄寨窝”，寓意祈福保平安。龙王庙矗立在码头边上的岩石上，举目远眺美景尽收眼底，成为汉江水域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汉江航运兴盛时期，石梯镇境内是汉江商船往来重要停泊码头，石梯渡口从古至今是沟通安康市东部汉江两岸南北交通要津，地势险要，景色秀丽。历朝历代，亦在此设有官船运货载客。石梯沿江共有寇家河渡口、石梯渡口、青

套渡口等12个渡口，其中石梯渡口和青套渡口最为热闹繁忙。世代居住在渡口两岸的乡民，质朴善良，上船下船时，尊老爱幼，礼让为先，渡船穿梭，载百代过客南来北往，始终相安无事。

石梯渡口每天晨起舟楫，百舸争流，暮听渔歌鸥归水际，一幅汉江胜景图映入眼帘。古代先人凿出的石梯坎几千年来从未有人数清过，石梯成为美丽的传说延续至今。古渡拥有丰富文化底蕴和古迹遗存，依然彰显着独特的魅力。随着石梯汉江大桥的通行，彻底结束了石梯片区汉江两岸人民祖祖辈辈隔江渡水、出行不便的历史，既缩短了城乡距离，也为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打下了出行的基础，石梯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也迈入了高质量发展快车道。古渡口和渡船一起将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，凝固成一段遥远的历史被今天的我们和我们的后人记忆和回味。



劳动，浑身泥浆不是为了赢得夸奖，而是为了验证他说的掂灶比做菜重要，是不是真的。

我的童话，现在的蜀河已经没有了。那个遥远而神秘的金子沟已经可以站在电站的堤坝上一览无余了。那个一分钱买两片润喉片的供销社，我已经找不到了，因为门口散发煤油味儿的大油桶，早就不在了。

但是，清真寺还在，杨州庙还在，黄州馆还在，大戏楼还在，蜀河还是百年古镇，风采依然。而且，更添新姿，气象欣欣。虽然，不是我的童话了，但是更有真实的美，这种前所未有的美，从眼睛到心里燃起了一种情怀，让我激动不已。

身边，一群少年跑过，欢声笑语，如同我那时一样的神情。突觉释然了，蜀河，就是记忆里的童话，昨天是我的，明天是他们的。



深山歌王

□ 黄平安

他，身高1.6米，只上过小学三年级。你可别小看了这位偏远山村的农民，他上过各级电视、报纸等媒体，入选了非遗传承人名录，多次获得民歌大赛奖项，并成为当地教唱民歌的兼职教师和燕翔洞景区的民歌手。他就是被人称为“深山歌王”的袁开银。

袁开银是石泉县熨斗镇长岭村农民。过去交通不便，偏僻闭塞，生活单调，很多人都喜欢唱山歌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袁开银从小爱上了唱山歌。后来，他还学会了吹唢呐。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悟性好，记忆力强，能临场发挥，自编自唱。我曾问他能唱多少首民歌，他想了想说，没算过，反正唱个几天几夜都没有问题。他在乡里唱，在景区唱，在县里唱，在省城唱，无论在那里唱，他都毫不怯场，挥洒自如，声音高亢嘹亮，尽显秦巴汉子的豪情。他演唱的《正月是新年》《想唱歌来就唱歌》《石泉美》等民歌深受人们的喜爱，并广为传唱。现在，他上班、种地、唱歌三不误，是远近闻名的民歌手，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袁老师”。



站在河街上，为同来的朋友，在拥挤的路面上寻找着车位。突然觉得蜀河，这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地方，在发展变化着的现下，一派喧哗与热闹，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。络绎不绝的游者，游走在平整的新街上，徘徊在古老的建筑周围，用镜头记录下蜀河的日新月异。而这一切，让我手足无措，甚至莫名得紧张起来。

这种紧张，终于体现在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导游上。对于我的不称职，他们没有斥责，只是摇摇头。毕竟发达的网络，已经把攻略都详细地放在手机里了。朋友说，不需要我了，因为他们是来感受的，而我是来回忆的。

对于故乡，每个回归的人都有满满的回忆。毕竟，每一个印记都是用心去去磨跋的，而这些印记还能用回忆来记录，不能拥有的却是那些流走的感觉。

我是这样的，对于蜀河，我已经不能再拥有那些近似于童话般的感觉。时间，带走了幼稚和童真，生活让我更加成熟和世故。好在，还有记忆，模糊的一个童话的世界……

蜀河，记忆中的童话

□ 若音

我至今也弄不明白，为什么后沟的大井能让一个马家坡人的缸里，一年四季都是充盈，我也弄不明白，为什么挑水的哥哥叔叔，粗制的布鞋，在溜光的白火石上轻盈曼舞。我老怀疑他们有特异功能，以至于长大后，追随以送水为生的童年玩伴，惹得他的不悦。

我更弄不明白，为什么妇女们总是在早起去沟里洗衣服，那夏日依旧清凉的水，泡着她们的腿脚，飞溅在那独特地扁扁棒槌挥动的臂膀上，似乎是一种快感。一股清流，长约数百米，蜿蜒之中，好像为每个来访者都预订了位子，坐下的地方，总有一块类似搓衣板的青石，斜插在水中。

我至今，还难以忘怀，我为什么会被刺架扎伤，是因为，我特想尝尝里面长的歌歌粮，是不是不同于别的味道。特想

知道小河墩的对岸，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城市，总是想在大雨时候，带着家人的怒吼，独自踏过颤危的小桥，去力图完成一次成为男子汉的经历。

手表似乎是没有作用的，班船的意义除了体现迎来的喜悦，汽笛声响，就是古镇的特定集合号，安排饭食，进出走访。井井有条，不乱章法。准点到位，不差分毫。

还有每个夜晚，人们在黑夜里，用手电筒的微光打着招呼，而且灯光里仿佛写着姓名一样的精准，不用询问，灯光亮处，称呼已到。为此，我将多少个白铝皮手电筒拆开，以牛顿的姿态研究，而得不到结果。

至于，被津津乐道的八大件儿。我的每一次饕餮经历的关注点却是在大厨的教导下，把头发和黄泥搅拌在一起的

新城北正街

□ 牛谦才

北正街是新城四条主街中最长的一条街。城门曰：拱辰门。拱：卫也，辰：北辰，即北极星。古以为天上之最尊星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以政为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星共拱之。”拱辰比喻四方归向之意。

因此，全国很多古城大都是北街长于其它街道，意即归向。北正街从城门至什字口，长一百七十六步，步者六尺，武者三尺，折合今公制单位即353米。北正街与其他三条街不同，于清末向瓮城外延伸约100米，与万柳堰（今解放路）南端交汇。

城：众之居聚所依也；市：众之交易所聚也。乾隆年之前，新城可以说是城无市。驻防、官学及少数住户日用住所需大都取之于老城。此后住户渐增，市仪形之于北正街的南北两头。清末，从长安县移居新城南正街的高理，商业头脑精，他认准“什字角、银钱窝”的区域位置，购置了什字口以北的东西对峙两角全部房屋，开日用杂货行，给死水一潭的新城注入了活力。民国中期，蒿家人力不济，退出经营，赵姓杂货铺、郭姓酒铺开业经营。

北正街中段大都是平民居住，人口相对集中，基本没有铺面经营户，有李姓人家四合院称：日新工厂，实际为比手工操作先进的织袜小作坊，在木架上装置筒易传线器械而已，速度高于手工操作两倍多。北门附近（现新城卫生院）马家营对面是李家大商号协顺诚，李姓最初拟在新城开拓市场，后来发现新城不宜大宗买卖，恐经营失利，新城房产仅作生活以及旧城商铺避水之用，字号经营仍旧在老城。可见新城虽有市，商贸依然谈不上活跃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），汉白公路开通，但当时很少见汽车过境，仅有援助中国抗日的美国人开汽车到安康。1956年以前，安运司汽车站仍被百姓称为火车站。汉白公路开通后，人流物流相应刺激了市场，北正街城楼下的百米小街空前活跃，药铺、餐馆、茶馆、点心铺、酒铺、杂货铺比较齐全，但与繁华的老城比仍逊色许多，不少商品还需求购于老城，新城有一句口边语：下旧城。下旧城干什么，串门者少，购物者多，问话者托下旧城者顺便捎买点东西也是常有的事。

鉴于老城屡遭水患，明万历年建新城伊始，备荒仓、常平仓就建于新城，清顺治三年刘二虎率部攻陷新城，仓被焚毁。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，恢复重建粮仓于新城北门东侧，属官府平抑粮价之备仓。清末，粮仓大门移至府学街。今粮库基于原址扩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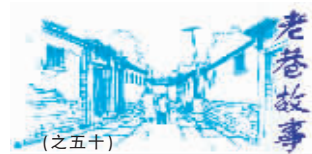
人住北正街的移民中，佼佼者当属乾隆末从关中大荔县落户于新城的雷氏家族。雷钟仁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，恩岁贡生，其弟雷钟德同治十年（1871）辛未科进士，于重庆、成都等地任知州知府，多有惠政，著《晚香堂诗集》及书法四屏，后由家人捐安康博物馆珍藏。

雷钟德长子雷宝莹，同治十八年（1892）壬辰科进士。雷钟德次子雷宝衡，于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任陕西省教育厅秘书，后派往汉中女子师范学校校长，1936返籍任安康中学国文教师，安康县救济院院长等职。

雷钟德三子雷宝华，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，天津北洋大学，获博士学位，1928年赴德、法、英、美四国考察工业。回国后就任天津北洋大学教务长，1934年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，1943年至1947年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，1948年去台湾。其子雷颖先后毕业于美国军官高级班，美国三军工业大学及台湾三军大学战争学院将官班，任台湾机械工程师学会常务理事，台湾机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，入台湾名人大词典。1995年《四川日报》刊登金州人物介绍雷颖，《安康日报》转载代其寻找在新城居住的雷氏血亲。（雷氏家于1935年由北正街迁居南正街）

另一位是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、安康县党部书记长，1949年参与安康县自卫团起义的张蕴锐。他于1981年至1987年任汉滨区六至八届政协委员、常委。1981年7月15日，72岁高龄的他撰写《不能排除洪水灾害对安康县城威胁的危险性》提案，历数汉江洪水及南山暴雨在历史上给安康县城造成的危害，提出促火石岩电站尽早建成蓄水，调节流量以及大力植树造林、防止水土流失治本措施和加固堤防，疏通南山排洪渠等七条治标方略，其理论论据充分，言之凿凿，情之切切，令人惊叹。

仅仅时隔一年，1983年7月31日，百年不遇特大洪水使旧城几近毁灭。洪水过后，该提案在原地县领导层引起强烈反响和震动。1986年新编《安康县志》全文收录。



『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』

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，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，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，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，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！（策划：吴平 组稿：汪学政 卜一兵）